

专题

◀ (上接 7 版)

文,下到最近的中外学术研究。

我要学生买得起， 我的目标读者就是 研究生

文汇报：在对中译本译者的采访中，确实有学者提出书中某些章节写得过于详细，而有些他认为更重要的章节似乎太过简略。请问您是根据什么标准安排各部分内容详略的？

魏根深：有很多人写信跟我讨论过书里的详略问题，我只想说，《手册》是一本历史研究的工具书，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详略安排当然是根据我的兴趣，哈哈。写这种书最困难的一点，是我必须写一些不感兴趣的部分。我在哲学、文学方面不太在行。中国古人有太多的诗、词、曲，我一开始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像每次见面、道别，甚至上厕所都要写诗？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那时没有普通话，大家可能听不懂互相在说什么。就像朱熹在书里写的，如果时人去找孔子谈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宋朝人根本听不懂孔子在说什么。甚至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话的时候，下面的学生都听不懂他讲话。因为彼此听不懂所以只能写下来，所以我觉得诗词没多大意思，很多只是社交礼仪的一部分。

文汇报：中文版《手册》全书 14 篇,或按专题,或依时代划分，可以说每篇规模近乎一部专著。文中还插入 150 处“表”和 125 处“知识窗”，有些特别有意思,比如“宋代平民的人名”、“正史中 17 位最高的人”、“说话方式”、“官名中的左与右”等等。在《手册》这部皇皇巨著中，请问哪一部分的撰写是您最满意的？

魏根深：我最喜欢的是“知识窗 1 说话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人们说话的方式视为其个性的重要部分和辨认他们的独特方式。然而如今的历史学家却自视无声电影的制片人。甚至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日常生活中说话听起来怎样，历史学家们也没有提示。”这一段太喜欢了！我认为我说明了不少问题，而且我没有看到过别人写这个。

我们现在有了语言学研究，比如宋朝方言是怎么样的这些都可以猜出来，但为什么书里都不写？比如在古代名人的传记里，都没有人写他们是

怎么说话的。我还是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文字上更厉害的原因，因为说话彼此听不懂，只能写更多，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特点。

文汇报：《手册》中文版译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说，您在撰写《手册》期间，很容易“夹带私货”，比如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穿插进入，使得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我个人很喜欢“知识窗 63 唐代以前中国菜的‘中国’味道如何”，说是您曾用《齐民要术》的烹饪方法做了顿中国菜请北京一些学者去吃，结果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菜。您是怎么想到做这些尝试的？

魏根深：我在 1994 年到 2001 年出任第一任“欧盟”驻华大使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是中国？我后来觉得从中国菜中找原因可能是个路径。1999 年底 2000 年初,我在北京做了为期三个月的实验。我要求我的大厨按照写于 6 世纪的《齐民要术》中的烹饪方法、食材和配方来做菜。我的大多数中国客人吃完以后都问“这是哪一国的菜啊”，他们都觉得不是中国菜。

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直到宋朝才有植物油，明朝以后才有了大火用于烹饪。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谈论“中国饮食”的时候，一般应该是指明朝以后的饮食,或者至少是宋代以后的。

文汇报：据我了解，《手册》的中译本有一些删节。总的来说，您对中译本满意吗？

魏根深：是的，出于种种原因，中文版有 23 处删除了，不过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而且根据我的统计，中文版修订的字数约 6000 字，但这是套 290 万字的书，所以没什么影响。关于删除的内容，有些是因为学者不愿意在当前就公开学术成果，有些是因为涉及了政治人物，有些是因为我对宗教、少数民族、外交的看法跟你们的主流观点不一样。

中译本的翻译团队里有许多相当不错的学者，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侯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我后来收到译作的时候，也请我的朋友，包括一些香港、台湾的学者帮忙核对、修订了一部分内容。

从 2010 年左右提出要翻译《手册》，到 2016 年正式出版，相隔时间确实有点长。这有各种原因，比如译者的临时调换，比如编辑的流程比较

长。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手册》时,是我自己做编辑,所以意见很容易就转到印刷厂。但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的译者就有 9 个人,美编又是另外的人，印刷也不在一起，责任编辑绕在中间确实很复杂，不像我自己改那么直接。一开始他们提出要翻译的时候，可能觉得只要参与翻译的人了解中国历史,外语水平还可以,那就能够翻译这本书，听起来找几个研究生就可以做了。但后来他们真正开始翻译的时候，却发现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文汇报：对于这套叠起来比手掌还宽的《手册》中译本，听说是您坚持要定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现在定价是 188 元。

魏根深：是的,因为我要学生买得起，我的目标读者就是研究生。如果碰到网上或者书店折扣,那会更便宜。我想,如果定价是 288 元、388 元,有可能最后这本书就成为图书馆的收藏,那不是我希望的。现在有很多书会把定价定得比较高，这样作者、出版社都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但在我看来,传播知识是不应该追求利润的。

文汇报：您现在仍然在修订《手册》吗？如果是的话,新书会加入哪些新内容？

魏根深：我正在修订《手册》英文版的第五版。我的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想写的时候就写。我现在大约花 20% 的时间做《手册》的修订工作,其他时间都在思考，还有两三件不同的事同时在做。

有些人问我，你怎么还在修订《手册》啊？我觉得很奇怪，现在信息那么发达，很容易读到新的出版物，收到新的读者来信，而且我每年都有三四次去顶尖大学访问的安排，所以每时每刻我都可能产生新的想法，在电脑技术又很便利的今天,为什么不修改？

对于新书的内容我不能透露太多，我只能说其中确实有部分内容是重写的。比如涉及中国外交的部分，我把时间线又拉长了一些，从汉代的情况开始写。

文汇报：听说您最近在做《手册》的 App 版,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下相关情况吗？

魏根深：是的,我正在和一家公司合作。学者应该利用新技术，而且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更依赖手机,而不是书本,我们需要更有科技含量的阅读物。中译本在翻译期间，我一直在修改，责编经常抱怨：“啊老魏你怎么又改了，我们又得重新翻译、重新编辑、重新排版。”有

了 App 版以后，修改会方便很多。不过,App 版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修改,那不是维基百科。

目前的考虑是，用户下载 App 是免费的。App 里收录了基本的信息,这也是免费的。如果用户需要查询进一步的内容,包括《汉语大词典》《辞海》等 30 本书收录的内容,就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比如你搜索“摩擦”，你可以得到它的词语解释,但是这没有多大意思。在词语解释下会列出 30 本所有提到“摩擦”的条目(linkages),但如果你要查询这些“摩擦”分别是什么内容,比如“摩擦”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那就要收费了。

在全球比较框架下 找到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文汇报：可以谈谈您对欧美汉学家的看法吗？

魏根深：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话题,但是我认真思考过了。首先,汉学、汉学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汉学研究的是孔子、儒学等等。因为很早以前在欧洲就有“埃及学”,所以后来就创造了所谓“汉学”。但传统汉学研究的都是古代中国的事情，他们不认为现代中国属于这个学科范畴,那是记者、外交官、商人要关注的事,不是学者要讨论的。在美国,冷战时期开始了中国研究。他们说“汉学”已经过时了,现在研究的是“中国学”。

其次，我不想单独评价某一位学者，因为每个时代中国学研究的重点都不一样。我自己划分了 5 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出现在 16、17 世纪，当时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如何用外语发音来念中国字，以及编制双语词典。这个阶段主要靠传教士，大约持续了 200 多年。

第二阶段的任务变成了翻译中国和西方的经典作品，这样一个文明就有了了解另一个文明的机会。比如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翻成拉丁语、英语、法语。我很佩服这些人，但这仍然是翻译工作，不能算研究。

第三阶段是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一直到 19 世纪末,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对近代中国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古代中国更重要。但是从 20 世纪开始，他们逐渐关注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正在改变的国度。

第四阶段是用新的方法来学习、了解中国，发端于从冷战开始建立起的地区学。比如

费正清先生从福特基金会获得资金支持，在哈佛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美国人觉得要了解一个国家，必须学习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而且学生们也不喜欢只研究一个国家，区域研究更让人感兴趣，所以美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所都出现了东亚学。

第四阶段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对于中国的研究主要是欧洲人领导的。欧洲人觉得，中国很有趣，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在此之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是美国人。美国人觉得，中国很危险，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

第五阶段就是现在，我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找到什么才是中华文明独特的贡献，中国文明给其他文明带来了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用全球比较的框架来审视中国历史。

文汇报：可以举些例子吗？
魏根深：比如，所有的中国历史书籍都强调秦代的统一。但它们却没有提到当时实施的许多举措与其他古代帝国相同，例如统一度量衡和在帝国边境树立石碑。印度的阿育王是最后这种举动的先行者，当时秦始皇尚未成年。

比如，武则天的故事被中国史书视为独一无二的孤立事件——一名女性以皇帝的身份进行统治。但在公元 592 至 750 年之间，在武则天以前，在新罗、林邑都诞生过女性统治者；在武则天以后，在日本出现过两个女王。此后，这一现象在中国及其周边都再也没有出现。这一时期女性统治者的出现只是一种巧合吗？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比较历史学醉心于这样的问题，而国别史则倾向于强调所谓“独一无二”的民族故事，因而回避了这些问题。

比如气候变迁。即便中国历史著作曾有所涉及，也是把它作为一国之内的现象。汉代时，中国的气候变暖，而同时期的罗马也是；明朝时，中国有大疾病流行，但同时期的欧洲很多人也都死于流行病。只有以全球的视角来看，气候变迁的过程和后果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再比如，中国人觉得自己特别重视家庭，而且尤为尊老。但这在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在欧洲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希望把中国的历史现象置于比较框架内研究。通过对一系列并不独一无二的事件的分析，找到中国和其他民族历史的共同点，以及到底什么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独一无二的特点。 ■